



中国书籍文学馆·小说林

人是怎样 长出翅膀来的

张亦辉
——著

Ren shi zenyang
zhangchu
chibang lai de

他觉得自己仿佛也是

一只鸟，

是一只停止了飞翔栖息在鸟巢里的

孤独之鸟……

体味 岁月深处的温热与苍凉

感受 熠熠生辉的生命之光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学馆·小说林

人 是怎样 长出翅膀来的

张亦辉——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是怎样长出翅膀来的 / 张亦辉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068-6669-9

I . ①人… II . ①张…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3984 号

人是怎样长出翅膀来的

张亦辉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669-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秋天的早晨 / 001

牛皮带 / 010

人是怎样长出翅膀来的 / 021

下楼或者上楼 / 034

虚幻旅程 / 042

寻找张炜 / 054

树 / 065

小小说八题 / 075

模糊的邂逅 / 089

证婚人啊你是谁 / 116

布朗运动 / 139

后 记 / 186

秋天的早晨

早上起来，歌山去刷牙，发现牙膏没有了。

歌山回到卧室，史雯正在梳头，穿着睡衣，趿着拖鞋，不紧不慢的样子。

“牙膏呢？牙膏没有了？”

“哦对了，牙膏没有了，昨天就没了，我把牙膏皮都扔掉了。”

“没买？”

“忘买了。”

“那怎么办？”歌山觉得自己有些明知故问，有些言不由衷。

“那还能怎么办？就别刷牙了呗，你还怪讲究的呢。”史雯依然梳她的头。

每天早上，史雯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去对付她那长长的披肩发。恋爱的时候，歌山曾经用“黑色瀑布”之类的词儿赞美过史雯的披肩发，结婚之后，歌山越来越觉得“黑色瀑布”其实是很烦人的东西。歌山不止一次劝史雯把头发烫了算了，可史雯绝不通融地说，她不适合烫头，也不想烫。歌山终于知道，或者不得承认，在很大

程度上，史雯的披肩发就是她生命的旗帜。歌山无法阻止这样一面旗帜在他的生活上空飘荡。

所以，和披肩发相比，史雯显然不把有没有牙膏刷不刷牙当一回事。

歌山本来想叹一口气离开卧室，因为他这样站在梳头发的史雯面前，其实是站在一种虽然轻微却无法忽视的尴尬的劣势之中。可事实上，歌山并没有能够叹出那口气，而是不由自主地又说出一句话。这句话，把歌山生命中的这一个秋天的早晨轻而易举地导向了一片不可避免的恍惚之境。

“行，行，没有牙膏就不刷牙，不刷牙也省得吃饭。你就慢慢弄你的头发好了。”

史雯手上的梳子就这样停在了半途之中，她把头发轻轻一摆，胸前的瀑布一下子流到了背后。史雯的这个动作可以说相当动人相当优美。

“哎，我梳头发怎么了！一大早起来就像催命鬼似的，还有完没完？昨天你不也看到牙膏用完了，你怎么就不能去买？真是的，你不想吃饭，我还省得烧呢！”

在这个颇有些寒意的秋天的早晨，歌山的目光和史雯的目光像发生车祸的两辆车一样相遇。这样的相遇当然没有持续多久，只不过是一个瞬间的事情，这样的瞬间，在两人婚后的生涯中并不常见，但也不陌生。这样的瞬间在歌山的生命本体中激起的感受，非常非常像夜晚突然停电。

歌山清醒地意识到，此时此刻，他必须离开卧室。否则的话，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劣势和更深的麻烦，要知道，对这样的麻烦歌山早已养成了敬而远之的习惯。他知道，面对诸如此类的僵局，以退为攻是唯一的方式。

歌山不仅真的离开了卧室，还顺手把门带上了，碰门的声音大

得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歌山立刻想象到，在这记不同凡响的关门声里，史雯的梳子将又一次停顿在半空。

歌山有些莫名其妙，有些恍惚，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把门带上的，这个举动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相当愚蠢。这记关门声差不多断送了歌山在这个平常的早晨的任何退路。歌山知道后悔也没用，总不能把门推开重新关一次。情况经常是这样的，门一旦关上，就无法推开了。

这样想的时候，歌山已穿过客厅走进书房。他点了一支烟，就径直走到了阳台上。

来到阳台，歌山便真实而又具体地置身于这个颇有些寒意的秋天的早晨。秋天的寒意并没有使人感到寒冷，却让人清醒。歌山觉得自己很清醒。早晨沁人的空气，清水一样浓郁的秋季的天空，鳞次栉比的建筑群，马路上渐次繁忙的景象，无不让歌山感到清醒。越来越清醒的歌山恍惚觉得刚才的一切有些不真实，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似的。歌山当然不知道这种清醒只不过是暂时现象，或者说是昙花一现般的假象。左边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一群鸽子，鸽子飞翔的样子有点像孩子们在撒欢，它们绕了一个弧度消失在楼群后面。过了一会鸽子们又出现了，又一次撒欢似的绕了个圈。鸽子们一次次地出现，又一次次地消失。它们仿佛是在表演，歌山觉得鸽子们是在为他表演。歌山揣摩着觉得鸽子们飞行的轨迹是一个椭圆。

鸽子们周而复始地飞行着，歌山渐渐觉得有些重复有些呆板，这样的重复就像原地踏步，就像修辞学上的同义反复。歌山的眼睛期望着变化，可他看到的依然是重复，依然是单调，这单调其实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歌山的心境。一种介于无聊和烦躁之间的东西慢慢开始侵入歌山的头脑。那些鸽子当然不知道它们正在违拗着某个人的期望，它们一如既往地早晨的天空画着那半个看得见的椭圆和半个看不见的椭圆。这样一来，歌山的视线虽然惯性地麻木地

跟踪着鸽群，他的耳朵却已经在谛听屋内的声音，已经在注意史雯的消息。歌山的视觉和听觉差不多已分道扬镳。所以，刚才的平静与清醒也就差不多名存实亡了。

歌山没听见屋内有任何动静。

像泡沫一样浮泛起来的喧嚣和噪声干扰着歌山的谛听。因为太阳正在升起，马路上的人流和车辆正在像细菌繁殖似的增多。

歌山于是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起来投向屋内。他依然没有得到有关史雯的任何消息。歌山的脑海里重新浮现出早上卧室里的场景，而且是以宽银幕慢镜头的方式重现的。歌山的耳朵仿佛又一次听见那记关门的声音。这是怎么搞的，歌山想。这是怎么搞的。

歌山想象不出此刻的史雯正在干些什么。他不知道史雯真的是不是不做早饭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希望史雯做饭还是希望史雯不做饭。这样翻来覆去地琢磨着，歌山觉得自己的肚子还真有些饿。昨晚因为喝了点酒，饭基本上没怎么吃。夜里两个人还忙活了那么一阵子，所以歌山的体内有双重意义上的空虚。

歌山想，如果史雯做了早饭，他是一定会去吃的，刷不刷牙确实算不了什么。

可史雯一定没做！根据屋内的毫无动静，歌山肯定地差不多有些愤怒地得出了这个结论。

本来，歌山打算让自己承认刷不刷牙算不了什么，梳头发也没有什么错，可此刻他坚决地放弃了这样的等同于无原则妥协的懦弱的想法，史雯居然真的不做饭！

歌山又一次走马观花似的回顾了早上没牙膏到史雯坚持不做饭这两者之间短暂而又漫长的历程，却一无所获，恍惚丛生。

为了抵制内心的恍惚像野草一样生长和弥漫，歌山重新把目光投向左边的天空，鸽子们却早已没影了。歌山还想在天空中看出那半个刚刚还存在过的椭圆轨迹，看到的竟是一片虚无。

太阳已经完全从城市的东边升起，马路上的人和车辆已越来越多，正在形成一天中的第一个高潮。交叉路口的红灯和绿灯不断地有规律地变换着，那些电车总是沿着固定的路线在滑行，交叉而过相向而行的汽车使时间和空间同时变得具体。无论是骑车的还是步行的，无论朝哪个方向去，几乎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都在奔向某个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生活本身。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正常。歌山经常把这种正常理解为平庸指归于无聊，所以他常常以居高临下的鄙夷态度去对待这样的正常。可在这个秋天的早晨，歌山却由衷地感到，能进入这种正常进入自然而然地展开并进行的生活，是很幸福或很侥幸或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歌山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件看不见的极薄极脆的玻璃器皿，稍不留神，就会碰得粉碎。

几个老人穿过马路，沿着人行道朝这边走来，他们手中还握着练功用的剑和刀，步履轻松，神态安详。歌山的视线一直尾随着他们，直到老人们在对面的弄口消失。歌山想，老人们活了那么大岁数，走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他们居然仍有那样的兴致，那样的热情，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人行道上继而又出现了上学的孩子，他们一会走，一会跳着跑几步，把背上的书包弄得一颠一颠。孩子们总是那样放任自己，总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派纯真，令歌山羡慕不已。这会儿歌山真的叹了口气，不过这口气并没能够叹得很长，因为上学的孩子忽然提醒了歌山：上班的时间到了！

与此同时，歌山听见屋里传来的关门声。史雯去上班了。

歌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腕。其实他并没戴表。歌山一直不愿意戴表，他固执地认为，正是通过钟呀表呀这些劳什子，时间才成了人们头上的一道永恒枷锁。福克纳说过，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

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可歌山没法子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事情刚好相反。所以歌山从来不愿戴表，家里就史雯一块表。要是在平日，总是史雯告诉他提醒他，该上班了，再不去要迟到了，两人便一起出门一起去赶公共汽车。他们俩的单位相距不远，就隔着一马路。

可今天史雯却自己去上班了。

歌山也来不及多想什么，他匆匆地走进卧室，穿了西装，拾起那只黑色公文包，就离开了家。

下楼，过马路，沿着人行道稍走一段，歌山就来到了51路车站。

等车的人很多，史雯也在梧桐树下面站着。她侧着身装作认真等车没有瞧见歌山来到的样子。看见史雯，歌山马上觉得自己过马路的时候太匆忙太慌张了一些，甚至有些狼狈，而史雯一定看到了歌山的狼狈相。

车来了，歌山从后门上了车，史雯则挤上了前面的车门。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站在车上。

车内相当拥挤，歌山必须腾出一只手扶住横杆把手才能站稳。他下意识地朝前面看了一眼，史雯侧着身站在车门旁边，无法看清她此刻的表情。歌山只好也把目光移向车窗外面。行人，树木，还未开张的店铺纷纷向后退去，歌山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歌山想，除了他和史雯自己，车上那么多人有谁会知道他们是一对，歌山觉得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十几分钟之后，车子到了望江门，歌山和史雯分别从前后门下了车。望江门也是51路车的终点站，这里已经接近郊区，51路车到这里就回头了。从望江门下车，只要沿着马路走5分钟，穿过那条处在下坡趋势中的没有道口的铁路，再往东走两百米，就到了歌山和史雯各自的单位。两个单位就隔着一马路，几乎是

斜对面。

下了车，歌山和史雯一前一后地走在人行道上，两人之间相隔着十几米的距离，这个距离无疑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个季节，路边的梧桐树已经被霜染得金黄，地上铺满了落叶，在早晨的阳光里，似乎连空气都蕴含着浓酽的秋天的色泽。人走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本来应该像是走在伤感而又优雅的浪漫的诗意里。可在今天早上的歌山的心目中，满地的落叶似乎是模糊的宿命的象征，而太阳并非每天都是新的。歌山机械地麻木地迈动双脚，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行走。梧桐树一棵接一棵地向后移去，两人之间的距离依然如故，歌山觉得自己是在落叶之河上漂浮。

歌山的视线飘忽不定，一次又一次地触到史雯的背影。歌山无法做到视而不见，因为史雯的背影是那样的轻盈那样的坚定和潇洒，对男人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尤其是那一头颇长而飘逸的披肩发，俨然是一面招展的魅人的旗帜。歌山觉得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注视过史雯的背影。在这秋天的早晨，在这落叶金黄的背景里，史雯的背影确乎楚楚动人，像一首哀婉的歌。史雯的背影里还隐含着一种坚决、一种不屈、一种对委屈的顽抗，看上去真像是一首哀婉的临风之歌。歌山恍惚记得自己和史雯的爱情正是在秋天的落叶之中展开的，而最先打动歌山的心的正是史雯的坚挺的背影和那散文诗一样的披肩发。那时候他们手拉手，一边走一边踢着树叶，那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想什么也没有想，生命里只有幸福……歌山觉得一切都像过眼烟云，就像水在沙漠里流失，就像梦幻。

看着不屈不挠走在前面的史雯，歌山的内心有怜恤、有痛楚、有怨愤，紊乱而又恍惚。当歌山的目光掠过史雯的背影，越过不远处的闪亮的铁轨，看见那一轮早晨的太阳，整个人便有一种虚空的眩晕的感觉。他惯性地无意识地迈动脚步。他的行走完全变成了一种漂流。他感觉不到位移，感觉不到速度，感觉到的只有两个人之

间的那一段距离。

好几次，歌山心血来潮似的想紧走几步，消灭那段距离，从而赶上史雯。歌山觉得这并不是做不到的，几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转念一想，既然史雯那么固执那么毫不留情地走向前去，没有一点放慢脚步的意思，没有一点等待的暗示，自己又何必要心软，何必要自讨没趣呢！歌山就这样恍惚着，犹疑着，踌躇着。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歌山坚决地毫无余地地坚持着自己的位置和立场，仍按惯有的偏执的速度朝前走，一个歌山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离史雯越来越近。

歌山觉得自己的肚子真的饿了，而且越来越饿得慌。他想起自己没有吃早饭，昨晚就差不多没吃饭，连饿两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说到底只是为了一支牙膏，事情居然会闹到这个地步，闹得如此不可收拾，这一切是怎么搞的，到底是怎么搞的呢！歌山觉得鼻子酸酸的，内心里涌现出一股强烈的怨愤，一股类似于火焰的怨愤。怨愤的歌山弄不清是生自己的气，还是在生史雯的气，弄不清到底该生谁的气。歌山又一次陷入难以自拔的恍惚之境，而且越陷越深。

这时候，歌山猛然发觉史雯停在了自己的跟前。等他抬起头，发现史雯身边还站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歌山差点撞在这人身上。歌山觉得以前好像在史雯的单位里见过这个过早谢顶的男人，歌山觉得这个秃顶的男人挺讨厌。歌山恍惚听见史雯说黄科长什么的，歌山觉得史雯说话的声音陌生而又刺耳。

歌山还没想好自己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打个招呼，需不需要笑一笑，可实际上他已擦身而过。就在这一刹那，歌山扭头看了一眼史雯，确切地说是看了黄科长和史雯两人一眼。

擦身而过之后，歌山继续朝前走去，整个人好像浮在空中一样。他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么一眼，走了十几米，跨过铁路，歌山仍然想不起自己是看了一眼还是瞪了一眼。

歌山刚过铁路，这边两个人也分手了。黄科长朝 51 路车站方向走去，史雯则向东走去，向铁轨走去。

后来黄科长听到火车刹车声的时候，他刚好停下来点烟，手里的火柴还在燃烧。他扭过头所看到的，是一辆横在路口的火车。他没有看到史雯，他肯定以为史雯已经过铁路了。

听到那一记尖利无比的火车刹车声，歌山吓了一跳。歌山本能地扭过头去，歌山看见路口已经横着一辆火车。

史雯大概还没有过铁路，大概还在和黄科长啰唆什么。歌山想。

牛皮带

1

午睡醒来，歌山敷衍了事地穿上那件褐色衬衣，让两条腿分别伸进它们该伸进去的裤筒里，然后把衬衣下摆掖进了裤腰。系皮带扣的时候，第一下没对准扣眼，于是，歌山又使劲勒了一下，腰部刚体会到相应的紧张，却忽然又感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松懈，低头一看，原来是皮带断了。歌山看见自己的右手捏着小半截皮带尾巴，另外大半截则依然在裤腰上，歌山觉得这几乎有些滑稽。

牛皮带早就在第二个扣眼那儿产生了皴裂。这可以用时间的那种水滴石穿的消蚀性质来解释，因为这根牛皮带已经为歌山服务了很多年头，早在单身的时候，歌山就已经系着这根厚实坚硬的牛皮带了。当然，这也应该归咎于歌山的腰围尺寸，因为除了冬季，歌山总是把牛皮带系在第二个扣眼上的。

在这个一如既往的大热天下午，牛皮带终于不容置疑地在第二

个扣眼那儿断裂了。这件事情发生得非常猝然，让歌山感到有些意外，甚至有那么点措手不及。

歌山把那小半截皮带尾巴扔在床上，接着又把裤子上的那截皮带抽了出来。歌山的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拎着裤腰，仿佛不这样做的话，裤子就会顺乎其然地从腰上滑溜下去，一直滑到地上去。歌山此时此刻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不能没有皮带，而皮带突然断掉的确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

歌山依稀记得这根牛皮带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北方城市的那年夏天买的，那是一个非常炎热而又遥远的夏天，距今已经整整有十个年头了。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歌山几乎天天系着这根牛皮带。这根皮带厚实牢固，是货真价实的水牛皮制成的，做工虽然粗糙些，但一看就经久耐用，和商店里卖的那种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不可同日而语。歌山挺喜欢这根牛皮带，他一直以为，这根当时只花了三块多钱从街头小贩手里买来的牛皮带，自己可以系上一辈子。可现在，这根牛皮带却不可救药地断成了两截。

歌山拎着裤子，看着床上那两截互不相关似的东西，就好像是在看着一条被拦腰轧断的死蛇。歌山觉得挺不对劲，心里空落落的，也闹不清是遗憾还是沮丧。他伸手摆弄着两截牛皮带，试着让它们重新接合如一，可只要一松手，两截牛皮带就硬邦邦地分开了。

歌山于是有些气愤似的抓起两截牛皮带，走到窗口，并拉开了一扇窗帘。当他把手伸向窗外的时候，他又犹豫了，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些忘恩负义。歌山就把手收了回来，搁在了窗台上，顺便又让腰部靠在窗沿，这样就不用担心裤子往下滑。歌山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无所事事，干脆就趴在窗台上，还让头探到窗外去。

初夏的阳光白晃晃的，有些耀眼。

对面是一幢集体宿舍楼，墙壁上到处是雨水潮湿而漉漉下来的尿不拉叽的图案。其中的一些图案似曾相识，仿佛有什么暧昧不清

的内涵或象征，可看久了，又觉得啥名堂也没有，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些水渍。歌山看见不少窗口挂晒着衣服裤子，黑的灰的，参差不齐，都懒洋洋地随风摆动，使人想起穿着它们的那些人和他们那冗长沉闷的生涯。歌山还看见对面墙根下的那条深色裤子，歌山猜不出这条裤子是从哪个窗口飘下去的，看着那裤子叉开两条裤腿落在那儿的样子，歌山不禁想，如果裤子的主人从某个窗口跳下去或掉下去，摔在地上也肯定是这副模样，唯一的区别就是还能看见一摊红色。想到这里，歌山下意识地低头朝下瞧了一眼，歌山不禁被吓了一跳。

歌山怔怔地瞅了瞅手里的牛皮带，又望了望炫目的夏天的天空，心里想，现在，也许应该去买一条新皮带了。

歌山打开衣柜，想找一根布带什么的，找了半天却没找到，这使他强烈地意识到妻子不在家这个事实，妻子到外地进修去了，此时此刻正在千里之外。后来，歌山在抽屉里翻到了一团白色玻璃线，可他又觉得用白色的玻璃线系裤子不吉利。最后，歌山还是找了一枚别针把裤腰别了起来，为了掩盖这个聊胜于无的措施，歌山只好把衬衣下摆拉到裤腰外面来。

歌山走到大衣镜前照了照，看到的是一个陌生而又可笑的形象。歌山记得小时候自己倒是经常这样穿衬衣的，单身的时候偶尔也这样穿，可结婚以后，歌山就再也没有这样穿过衬衣，因为妻子说这样土死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歌山总是把衬衣扎到裤腰里面去。

歌山晃荡着衬衣下摆下楼的时候想，皮带断掉的确是一件挺要命的事情。

2

歌山在解放路百货商店三楼的皮带柜台前踌躇良久，他让售货

员拿了几种皮带看了一番，都不满意。这些皮带不仅价格贵，而且都只有硬纸片那么厚，质地也非常可疑，三四条这样的皮带叠在一起，也赶不上歌山的那条牛皮带。歌山愣怔着不知买好还是不买好，那个唇边有颗黑痣的售货员早已不耐烦，她用鄙夷的眼神盯着歌山那长长的衬衣下摆。歌山不喜欢这种眼神，而那颗黑痣也让他不舒服。这样，他就茫然若失地离开柜台，空着双手走出了百货大楼。

歌山接下来又到附近的两家商店转了一下，看到的依然是失望。

歌山一点也不喜欢逛商店，走进商店，歌山总有一种迷路似的感觉。在歌山看来，商店是令人迷惑的场所。平时，歌山很少到商店去，尤其在结婚以后，歌山的生活用品几乎由妻子一手操办。妻子信不过歌山，歌山自然就越发与商店绝缘了。现在倒好，牛皮带断成了两半，妻子偏偏不在家，歌山只好硬着头皮来逛商店买皮带了。歌山一边走，一边自嘲似的想，他是一个注定得自己给自己买皮带的人。

歌山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停了一会。在白花花的太阳底下连逛了几家商店，歌山心里已经有些气馁。歌山越来越为那根断掉的牛皮带感到可惜，觉得自己再也买不到那么好的牛皮带了。歌山甚至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股子伤感式的缅怀。

当歌山离开树荫，重新来到耀眼的阳光底下的时候，他并没有继续沿着解放路去逛商店，而是鬼使神差一般走进了前面不远处的那条小巷。

这是一条窄窄的小巷，两边的墙壁都不高，底下铺着石块，显得坎坷不平。在这个北方城市里，这样的小巷是较为少见的。歌山沿着右边的墙根往里走，他觉得小巷里要比大街上凉快些，而且这里几乎没有行人，自然也就没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他那拖沓的衬衣下摆。

歌山走了一会之后，恍然之间想起小巷是通向那条老街的，而